



血光中的
夕陽工程

责任编辑：谢 凡

封面设计：明 高

血光中的夕阳工程

骆 炬 著

广州文化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东风中路503号7楼)

湖南印刷一厂印刷

字数：200千字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10.5

印数：1—20000册

1989年6月第1版

1989年6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7—5431—10204—8/1·101

定价：3.60元

自序

写书写得这么“抢手”，这在我还是头一回。

稿子才写到第三章，便有闻风而来的约稿者纷纷登门，有出版社的、期刊编辑部的，还有电视台的导演及财大气粗的书商。

我诚惶诚恐，但又不得不一再谢绝，因为此稿是广州文化出版社特约的。

尽管如此，那些“索稿专家”仍不断地来蛊惑。约稿单位只好把我先写出的一部份在他们主办的刊物上抢先发表。该期刊物果然脱销。而且立即有人抢拍电视剧。一个多月后，电视剧《英雄有泪》上、下集居然问世。紧接着，我收到几家电影厂和电视台的电报或信函，向我索要全书改连续剧。

于是背后凭添出几根无形的鞭子，促使我加紧进度。现几经“倒腾”，总算可以付印了。

我于庆幸之余，复发惶恐之念。

题材固好，我知道。然而好题材并不等于好作品。书出之后是否尽如人意？我毫无把握。纯文学的进退维谷，已使一大批作家迷失自我。可是“走出象牙之塔”，会不会又讨媚俗之嫌呢？

不过，我已尽我所能。一个作家，要在艺术规律和价值规律之间保持平衡，在各种困境中冲开一条血路，的确需费九牛二虎之力。但愿我的作品既畅销又不浅薄。为此，我不惜付出代价。我的心，是诚的。

目 录

第 一 部

第一章	流水落花.....	(1)
第二章	归去来兮.....	(31)
第三章	赌海沉浮.....	(62)
第四章	烟花柳巷.....	(94)
第五章	古城龙蛇.....	(125)

第 二 部

第六章	人间恩怨.....	(158)
第七章	成败之间.....	(189)
第八章	鹿死谁手.....	(219)
第九章	一决雌雄.....	(251)
第十章	阴阳交错.....	(282)
末 章	碧血黄昏.....	(315)

● 第一部 ●

第一章 流水落花

1 没有枪声，没有炮声，也没有喊杀声。静静的铁壁合围，却令杀人不眨眼的惯匪也毛骨悚然。

盛飞卿如笼中困兽，瞪着血红的眼珠子，腰杆笔挺地坐在一八仙桌前。桌上摆着一张临时草绘的云溪地形图，一方磨好了墨的砚台，一支等着画出突围箭头的狼毫笔。

参谋们和军官们正为从哪里突围争得脸红耳赤。

“共军乃胜利之师，自以为不可一势。兵书有云，骄兵必败。何况他们一路征战连日奔命，强弩之末不能穿缟素。我们完全可以一鼓作气正面突围，趁他们立足未稳打他个措手不及。”一年轻军官引经据典振振有词。

“千万轻敌不得呀！”参谋成贵道：“蒋总裁苦心经营了三个月的长江防线，也没能挡住共军铁蹄。何况我们又不是正规部队。”

“我们是一帮土匪！”卫戍队长盛彪呼地站起来：“土匪又怎样？老子入龙潭闯虎穴，一杆枪吃遍天下！司令，往外冲吧，我领弟兄们打头阵！”

成贵并不介意，对盛飞卿谦恭地一笑，说：“附员，我看，由盛队长正面佯攻，我们从东翼的树林里突围出去……”

“不行不行，树林子正好埋伏部队。我们应该从南面冲出

去，那儿靠河，共军的阵线长而且稀，容易突破……”另一军官道。

“怎么过河？背水一战吗？那会全军覆没的！”

“嘘——别嚷别嚷，听——”一年轻军官道。

“国军弟兄们！国军弟兄们！请你们听着：你们已被四面包围，已被四面围困。抵抗是没有作用的，只能白白送命。只要放下武器投诚我军，我们热烈欢迎你们回到人民的怀抱……”

“妈的，又是政治宣传。”成贵骂道。

“娘卖×的，老子杀尽你们，也不会放下武器！”盛彪拔出手枪恶狠狠地说。

“国军弟兄们，请你们审时度势三思而行。现在，我解放大军正以摧枯拉朽之势，继续向南方和西北各省举行有史以来未曾有过的大进军，用战斗与和平两种方式，迅速解放全中国。上月25日，贵省主席程潜先生已向我党主席毛泽东同志转交了愿意谋求湖南局部和平的备忘录。前几天，我中央军委也发出了争取和平解决湖南问题的电令。请你们响应程公号召，放弃抵抗意图，加入和平起义行列……”

盛飞卿捏紧拳头一拳砸在砚台上，墨汁四溅，狼毫笔被弹跳起来，落到地上。

成贵俯身拿起笔递向盛飞卿，“附员，下令吧，看看是否从东翼突围……”

“放屁，应该从南面冲出去……”

“不对，应该从正面往西打！”

“我认为北面好攻一些……”

军官和参谋又吵成了一锅粥。

盛飞卿突然提起墨汁淋漓的右拳看也不看地往地图上猛地一碰——砰！“就往这里冲！”

众人凑上来看，只见那一拳正好砸在云溪正中，把个云溪小镇压在墨云里如一只蟹，横行竖走莫辨东西，不由得面面相觑。

“一群饭桶。”盛飞卿拔出枪用力一挥：“跟我来！”说着，带头冲了出去。

盛彪紧随其后，一声唢呐召集了整装待发的卫戍队员，拥着盛飞卿率先冲出了营房。

各军官也紧急集合本部兵马强行突围。

一阵枪声。

奇怪，子弹都朝天上飞。展眼也见不着共军一兵一卒。

成贵赶上来，气喘吁吁地：“附员，恐防有诈。”

“你懂个屁。”盛飞卿颇为得意地：“和平解决嘛。”

盛彪道：“他和平我可不和平。老子神枪长眼，见一条一。”边说边朝着路边的灌木丛开枪。

这一天，正是公元1949年7月10日，阴历六月十五，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华中地区发起强大攻势的进军日。民国三十八年盛夏的骄阳，正随着一个王朝的土崩瓦解向西坠落。

夕阳一头碰在山尖上，血光万道，溅红了山，染红了水，将半月天涂抹得殷赤绛紫，把赭色原野泼得如火如荼。

也正是在这一天，人民解放军进军湖南。中路大军于岳阳北面的边陲小镇遭遇并包围了第一支企图抵抗的湖南武装——湖南省保安司令部中校附员盛飞卿率领的杂牌军。为了谋求和平解决湖南问题，解放军网开一面，将盛飞卿逼退，然后进入湘北，直扑岳阳。

一场眼见得要遭到围歼的惨祸转眼变成了一场虚惊，“喝，原来是和平解决。”盛飞卿通过这场遭遇摸透了共军的意图，不禁又神气起来：“盛彪说得对，他和平我可不和

平，老子见一杀一，看你和平得了几天！”

原来，自从上月底湖南省主席程潜和共产党地下组织协商和平起义之后，“小诸葛”白崇禧所部桂系国民党军也做好了向长沙地区向南撤退的准备。蒋介石知道，所谓岭北岭南三道防线，已是不堪一击。但他还须这三道防线起一点延宕共军追击的作用，好掩护他顺利南逃，因此通过原中统局和军统局要员继续遥控指挥特务组织以及其他还能调动的力量作最后挣扎。而特务头子毛人凤，选来选去只选中了两个人：一是长沙警察局长兼军统驻湘站要员柳仁卓，一是湖南省保安司令部中校附员，土匪司令出身的亡命之徒盛飞卿。他一方面密电柳仁卓，命其死守长沙，守不住则退衡阳；一方面密电盛飞卿，命其收罗一切散兵游勇与共军“决一死战”，并透露了即将升其为保安司令的意图。盛飞卿接电之后，即率兵星夜赶往湘北门户云溪，演出了这一场不战而退的滑稽剧。

盛飞卿“摆脱”共军追击，于11日晨率部大摇大摆地开进岳阳城，为了表现他“临危不惧”的“大将风度”，特意下令在岳阳停留一天一晚。他自己则于当天下午，领着盛彪旧地重游，到市井去寻花问柳。

盛飞卿是湘西桑植人，与共军名将贺龙是同乡。贺龙靠一把菜刀起家，盛飞卿则靠一根灯筒起家。

所谓灯筒，其实是一种罩在煤油灯上的长玻璃灯管，下身成鼓状，上身是圆柱体。一根玻璃灯管怎么能起家呢？这事还得从头说起。

湘西出土匪，这是有传统的。盛飞卿自幼父母双亡，靠老爷爷抚养长大。13岁那年，盛伢子开荒挖出一支锈迹斑斑的盒子枪，由是萌生为打家劫舍的念头。盒子枪已经锈坏，连扳勾也不知去向。盛伢子用锄头东翻西找，好不容易才找到那扳勾。

小家伙立即跑到溪边去磨枪，一点点磨去铁锈，竟使那支盒子枪重放光彩。好看是好看，却仍不管用，别说没子弹，即算有，也打不响。可是这一点挫折并不能挡住飞仔子的雄心。他坐在溪边想啊想，终于想到了一个绝妙的主意。

如果说湖南的版图象一个鹰钩鼻子的老人，那么，盛飞卿的家乡就正好处在老人的额门顶上，这一块被麻衣相士称为天印的地方不知怎的凹进去好深。相法云：“火星居正额，天中骨骼成。”这深深凹陷的“天印”，恐怕是由反骨所致。而盛飞卿的出生地官地坪，又正好处于凹进去最深的一点。所谓“人杰地灵”，恐怕就应在这一点上了。要不然怎么解释一个13岁野孩子的土匪天才呢？

由官地坪到湖北的五里坪，必经湘鄂交界的淩水上游。那儿林深苔滑芒丛遍布溪畔，一条黄石板路战战兢兢从湖南探到湖北，是商贾们畏之如虎而又不得不走的必经之道。盛仔子就在这儿摆下了他人生的第一个龙门阵。

这一日，皮货商陈儒雅正独身踏道而来。他怀揣几封光洋，腰掖两把尖刀，放胆由湖南过湖北去收购兽皮。俗话说，牛角不尖不过岭。陈儒雅十多年来专吃这碗饭，和许多惯匪都有交情，自己呢也是身手不凡，故此艺高人胆大。

陈儒雅正走着。忽然听见一声稚气未脱的顿喝：“留下买路钱！”随即只见路旁跳出一个虎头虎脑的仔子，一手端着盒子枪，一手又在赤黑光溜的腰眼上，黑腿泥杆没在荒草侵腰的山道中。

陈儒雅略略一惊，随即嘻嘻一笑，一面装着去腰包里摸钱，一面点头哈腰地往前靠，想出其不意地抽出尖刀给这愣小子一个下马威，谁知两旁的芒丛一阵沙沙乱响，枝摇叶动间，埋伏的强盗呼之欲出。

“不要你们动手！”那仔子手枪一挥，厉声喝道：“我一

个人就够！”

陈儒雅打了个激愣，心想这下可倒了血霉，碰上这初生牛犊子，又有这么多人做后盾，怕莫是放雏鹰的？放雏鹰黑道行话，即土匪团伙培养接班人的一种搞法。这种愣家伙往往是土匪头的崽子，从小心狠手辣贼胆包天，初次上阵，不放干你的血现不得狠。因此陈儒雅不敢造次，乖乖地伸手往怀里掏钱，

“小兄弟，在下一定孝敬，一定孝敬只求放我一条生路……”说着，把钱搭子双手捧上。

那小家伙把盒子枪往裤腰带上一插，正要伸手来拿钱，没想到扳勾脱落了，扑地掉在地上。

陈儒雅的眼睛本来就一直盯着那枪，早觉得那枪有点异样，今见扳勾脱落，心里忽地明白了大半。他断然将钱收回，弯腰抢先捡起那扳勾，啧啧一笑，道：“小兄弟，还要操练操练啦。”

盛伢子晓得露了馅，脸一下涨红了，脚一跺，两旁的芒丛又沙沙啦一阵飞动。

就在他提脚的当儿，陈儒雅又发现了绑在他脚踝上的连环套，心里什么都明白了。

“小狗崽子，莫虚张声势喽！你把绳子连在芒杆脚上，吓唬哪个呀？”

盛伢子恼羞成怒，瞅准陈儒雅手里的钱搭子就扑过来，却忘了脚踝上还绑着麻绳呢。

盛伢子跌了个狗吃屎。

陈儒雅哈哈大笑，道：“小兄弟呵，给爷爷拜年也不看时候！起来起来，爷爷给你红包。”说罢，当真取出一块大洋扔到地上，从盛伢子身上跨过去，走出好远，还忍不住嘿嘿笑。

盛伢子初出茅庐便受此胯下之辱，真是永生永世都记得。

但他毕竟并非一无所获。一块大洋，搁在草丛亮闪闪，托在手中闪闪亮。三块大洋可以买一担谷呢，那家伙好阔！在这荒山野岭，猴年马月才能再碰这么一个好运气？盛伢子后悔得直拿枪敲脑壳，敲出血来还不知道。

从那以后，盛伢子又故伎重演搅了几趟水，虽然没有再出过扳勾脱落事故，但油水不足，被拦劫的不是瘦寡寡的山老古，就是干瘪瘪的臭皮匠。而且这办法多用两次就难免不失灵。想来想去，干脆下淡水，漂洞庭，到岳阳闯大世界去！

盛伢子于是跟着放排佬顺淡水而下，沿澧水直奔洞庭湖，几近周折，终于混迹于岳阳城的乞儿小偷队伍中。

他的枪，早被放排佬搜出扔到淡水中了。可是一个匪种打家劫舍的劣根，却深深扎在了这孩子的心田里。有一回，盛伢子捡垃圾扒出一截打断了罩肚子的玻璃灯筒，那灯筒长约五寸，大小极象那种老式手铳的枪管。一个心术不正的野孩子，对于恶作剧往往有着惊人的想象力。盛伢子去刮了些锅烟灰用水调匀涂在灯筒上晾干备用。

入夜，正是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销魂时刻。盛伢子拿着他的“杀手铳”来到妓院对面的街巷中，选了个有利地形，隐身在冷僻阴晦的角落弯里。

等啊等啊，终于等来了一个醉熏熏的嫖客。

那老先生正是岳阳范记钱庄的老板范先亨——货真价实的财神爷。范老板狎妓之后又喝了几杯，半醉半醒之中冷了惫起屋里的母夜叉，怕归屋晚了又是一场要死要活的泼醋风波，只好强打精神回家去。他横过街面，醉眼朦胧地想找一辆黄包车，却不料被一截硬梆梆的家伙顶在了腰眼上。

“不许动！”低低的一声喝叫如沉雷，吓得他筋酥骨软，盛伢子的衣服下摆里伸出那半截黑家伙：“不许喊！要么打死

你。”

范老板酒醒了，人却吓晕了。树影中筛出的斑斑驳驳的灯光照出乌蓝乌蓝的一筒，他的瓦刀脸也如吓死鬼一般地乌蓝起来。

他被推到了那个冷僻阴暗的角落弯里。

“要钱？要命？”盛爷子已经非常老练，使劲压低嗓门装大人，并绝对不准猎物回头。

“饶命，饶命……给你钱，都给你，我把身上的钱都给你……”范先享把身上的几十块大洋连同钱包里的纸币统统掏出来——那是他带上准备上赌场的，后来忽发骚情上了妓院，没想到这玩剩的一大把倒肥了一个小小强盗。

盛爷子看他胆小好欺，索性连长袍马褂也要他脱下，只剩一条花短裤，瑟瑟缩缩地面墙站着。

“不许动。不许回头。”盛爷子边说，边悄悄地往后退，退到街角拐弯处，便车转身如飞而去。

得了那笔钱，盛爷子就去买了一把盒子炮，真刀真枪地干起了土匪的营生。渐渐地，他长大了，有了一帮弟兄，干脆就拉起山头当上了土匪司令，并特地请教书先生起了盛飞卿的大号。

盛飞卿一边和盛彪游逛，一边回顾着往时行状，不觉转入了一条熟悉的街巷。忽然，他在一家庭院的门前站住了。那庭院约摸有三进，好深好黑。头进堂屋的太师椅上，坐着一位脸皮愈细白细的老嫗。

盛飞卿突然大叫一声，径直闯了进去……

2 “老嫂子！还认得我啵？”盛飞卿一进堂屋，就对那老太太高声大噪地嚷。

老太太吃了一惊，抬头望着盛飞卿，摇摇脑壳，表示不认得这位胡子麻茬的黑大汉。

盛飞卿走到太师椅前，右脚往椅旁的大板凳上一踏，脱下大盖帽，露出坑坑洼洼的光脑袋。他弯下腰，胳膊肘柱在右膝上，用巴掌撑着方下颌，气宇轩昂地提醒她，嗓门打雷般响：

“老嫂子你还记得啵？那一年，你三十挂零，我呐，二十出头！那一天，就在这屋里，这条板凳上！我把你按倒！完啵事后！我！裤头一提！把三块大洋往你肚脐眼上一盖！”

老太太一动不动地直视着黑大汉，昏浊的瞳仁里闪过一抹寒光，一丝毒焰。她，一头银丝妩媚地白，周正的鹅蛋脸，笔挺的鼻梁，小而薄的嘴唇，无不记录着年轻时的一个俏……

盛飞卿伸手到口袋里抓出一把光洋，锵唧唧往大板凳上一溜儿排开：“老嫂子！那时候，我盛伢子光杆一条，只出得起三块！如今！我人也多，枪也多了啦！这个，都给你！”

盛彪道：“我们司令很快就要做千军万马的大司令啦！他还记得你一个小小老太婆！还不赶快磕头谢恩！”

老太太浑身颤抖，索索然操起椅边拐杖往板凳上一扫，光洋叮叮当当掉下来，跳的跳滚的滚，如花地灿烂。

盛飞卿讨了个没趣，但并不计较，喝令盛彪帮老太太把光洋拾起放在神龛上，大步离去。

走出这条街巷，开春楼就在眼前。那是本市价格最昂贵的妓院，老板专从湘西一带购进15岁到18岁的处女，专供阔佬们享受“初夜权”。

两人兴致勃勃往开春楼走去，却不料成贵骑着辆脚踏车从背后急急赶来：“盛附员盛附员，有急事！”

“妈妈的蛋，败兴！”盛飞卿回过回头来。

成贵跳下车，四顾近旁无人，低声报告道：“探员来报：柳

仁卓已决定派黄大茂把潜伏名单密送广州军统总部。”

“此话当真？”

“我们的人用窃听器弄到的情报。”

“黄大茂么子时候动身？”

“今晚9点20分的火车。”

“立即给长沙通话，派人跟踪黄大茂，上了车再动手。一定要把名单截住，把潜伏人员掌握在我们手上！”

“是。”成贵正要上车，只听盛飞卿又补充道：“告诉他们，多派几个弟兄，黄大茂可不是好惹的！”

成贵应声走了。

盛飞卿哼了一声，对盛彪道“管他娘的。走，好久没尝过子鸡仔了。”

子鸡仔，少女之谓也。

火车一声长鸣，徐徐开出了长沙站。

黄大茂把压得很低的礼帽略略提了提，扭头朝着窗外。

衰老的古城为历史的剧变所骚扰，破旧低矮的屋脊在月色下颤动不安。“山雨欲来风满楼。”夜幕中的城堞和天心阁的剪影旋转播移。宁静的月夜笼罩下，是一片跳荡惊悸的楼房和郊野。

黄大茂虽是一介武夫，但是作为省城警察局的保安警察大队长兼军统驻湘站要员之一，处身于斗争的漩涡中心，对于政权的更易和历史的变迁不能不有切肤之感。

列车驶进一个隧道，黄大茂从窗玻璃的反光中兀地捕捉到了一双可疑的目光。

他没有动。那双目光锥子般从他脸上一划而过。凭着职业的敏感，他意识到对手决不止一个两个，而是一群……

他蓦然回首，那双目光立即躲避开去。黄大茂由此判明，

他们还不会马上动手。为什么呢？是怕离长沙太近。那么，他们应该也是从省城上车的。是共党地下分子，还是企图起义的程潜部下？黄大茂一边紧张地思索着，一边观察窗外地形。

列车从大托车站一掠而过，早已出长沙市区好远了。他知道前面两公里许有一座短短的铁桥跨过湘江的一个涌道。他决定利用那个机会，便毅然地站起身，朝厕所走去。他发现即刻有人紧随身后跟了上来。

黄大茂扭开厕所的铁门闪身进去，随即反手一关插死了暗锁。他晓得门外起码有两个人手按枪把严密监视着自己，不由得一声冷笑。

他把潜伏名册掏出来再包上两层油纸用绳子扎紧，刚捆紧在肚皮上，外头就响起了恶狠狠的踢门声。

他不敢耽搁，用力托起厕所的窗玻璃，探出身去。

狂风呼啸，车轮滚滚。黄大茂观察了一下周围的地形，证实了自己的判断，便又缩回来，仰身再探出去，极熟练地抓住了窗外上方的一个突出来的楞子。

“砰砰砰！”分明是枪托砸门的音响。

黄大茂抓牢那楞子身形一缩，两脚刚刚抽出车窗，砰塔一声，厕所门便被砸开了。

“妈的跑啦！一定上了车棚，快追！”

黄大茂翻上车棚才趴稳，一个人头随即就冒了上来。他使劲一脚，只听啊呀一声，那人仰脸跌落车下见他妈鬼去了。接着又上来一个，黄大茂同样一脚将其踹了下去。第三个很刁滑，你的脚没到，他的头已缩走，而且居然在飞驰的列车颠簸下一手悬稳身子一手举枪射击。黄大茂只好趴下避弹。

稍许的耽搁给敌人造成了有利时机。黄大茂发现车厢的两头也各自翻上来两条人影，并一边向他爬来一边开枪。黄大茂

拔枪还击。

那个刁钻的家伙趁机翻身上来扑向黄大茂，两人翻滚在一起。

这时那两条人影也已窜到，黑暗中一下子辨不清敌我，稍一犹豫，被黄大茂一个连环拐子腿勾跌一个。黄大茂从刁钻者怀里挣出身子，猛地一滚朝另一个靠近，使出祖传“沾衣十八跌”上乘武功中的“横身竖打”，将那家伙撞出丈外，摔到路基地下的乱石滩上，脑颅迸裂而亡。

风声呼呼。列车驶向那座铁桥。

黄大茂一个鲤鱼打挺想跳起身，刁钻者匕首划道寒光猛刺过来，正中黄大茂左肩。黄大茂忍痛夺过对方匕首，一着“饿汉拒食”推山压石击向前去。“蓬”的一声，那家伙朝后踉跄欲倒。黄大茂矮身右腿斜出，胯裆上踢个正着。那刁蛮的家伙发出一声惨叫，倒撞车下。

此刻，车厢两头爬上来的五六条汉子已经逼近。黄大茂仰天长啸，向着飞入脚下的涌口腾身一跃，跳进了夏水暴涨的河涌……

这时浏正街128号柳公馆楼上书房里，省会警察局长柳仁卓还在心事重重地踱来踱去。

书案上，摆着各种密电和密信，有军统大老板毛人凤的亲笔密件，命他取代黄康永兼任军统湖南站长并要他对黄康永和张严佛坚决制裁以实行内部清洗；有中统局总部命其死守长沙，守不住则率部撤衡阳的电令；有国防部二厅特务总部要他配合盛飞卿布置潜伏组织，制造谣言，进行暗杀，收集情报，破坏起义的“最后通牒”等等。另外，还有一封昨天才收到的大老板急电，要他立即派人将布置的潜伏名单密送广州总部。

一只木偶数条线。柳仁卓在这万花筒般瞬息多变的历史舞台上，将如何表演呢？

张严佛是他的恩师和良友，而且来头不小，曾任军统局中将主任秘书和西北区区长等职，又是颂公（程潜）的老关系，现任省党政军联合办公室副主任。原警察局长李肖白潜往香港后，正是张严佛介绍他柳仁卓继任局长要职的。可是张严佛又和共党地下组织有联系，甚至充当了策划程、陈起义的联络员，并影响和说服了黄康永站长倾向起义。昨天，张严佛还派小舅子李静石来找过他，劝他认清形势弃暗投明，率部参加和平起义……

国民党已然失去大半个江山，剩下的也将被共军风卷残云倾刻收拾了去，这是无可否认的。然而“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没想到他这个小小警察局长竟成了党国政要争相使用的对象，俨然委以“力挽狂澜”的重任，仿佛长沙的得失，岭北第一防线的坚溃，均系于他柳仁卓一身。其可怜可笑可悲，窥斑知豹。

柳仁卓当然能理解蒋总裁的苦衷。八百万军队，最新美式装备，居然经不起小米加步枪的“土八路”几轮冲锋。自从4月20日南京政府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以来，21日共党发布大进军令，即日突破长江天险，三天之内便拿下了首府南京！5月份杭州失守，上海被陷，镇江、南昌沦入敌手，武汉三镇倾刻丢失，还有西安、太原、潼关、大同……从去年7月以来，总共丢掉300多个师和几百万将士以及四、五百座城池……

丢盔弃甲。溃不成军。古今帝王征战、诸侯争雄，军阀开仗，也从无惨败若此、速崩如斯的了。蒋介石在对于军事强权、党治天下，的失望之余，不能不怀念黄埔复兴社“十三太